

故乡美食数饭包

□王永林

■ 过往端不到正式台面、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故乡特色美食——饭包,如今在抖音上火了。四叔家泼辣、美丽的老妹儿在屏幕里手捧饭包大口朵颐,我在屏幕外馋得直流口水。

饭包有个小名,打包或捧包。别看它喷香可口味美丰厚,做起来却极为简单:从菜园子里掰几个大白叶清水洗净,板板正正铺到干干净净的桌面或盘子里,备好的香菜、臭菜、小葱、小辣椒、干豆腐皮等手撕成段,舀几勺刚出锅的鸡蛋酱拌匀,扣上一碗香喷喷的二米饭。最后把菜叶包成团圆状,双手捧握,张开大口尽情吃之。

小时候,偶尔也吃饭包。只是那时食材寒碜,缺这少那,有东没西。春夏拼几个小白菜叶,秋天有了大白菜叶,有条件就打个鸡蛋酱,没有鸡蛋就捣点大酱将就。随手从园子里捋一把香菜,薅几棵小葱什么的,捞点小米饭就算打包了。那时的饭包似乎是心灵手巧的女生专利。由于每家都孩子一大帮,笨手拉脚的男人和小孩馋得慌,就得央求老妈、婶子或姑嫂给包。等包时的孩子就像没处飞的一窝小鸟,伸长脖子张个黄嘴丫子一个劲地叫。一次,四婶和妹妹吃饭包勾出我的馋虫,就商量妹妹给我咬两口。我吃了一口就不淡

定了,第二大口下去吃得有点猛,呛得鼻孔里都是饭粒,还咬了妹妹的手。

故乡黄龙府为啥稀罕吃饭包?那是因为故乡是游牧和农耕民族的结合部,基因里曾写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和凉一口热一口的皮实;老家所处的纬度湿度和日照恰好,使新鲜蔬菜吸阳光之温暖,吮松江之甘美,纳黑土之甜蜜,生食口感非常了得;故乡漫山遍野的大豆酿制的豆瓣酱,蛋白质发酵后异常鲜美,再加上农家自产鸡蛋香气四溢,和饭包牵手那是百里挑一。家乡那些生吃蔬菜避免了因为高温破坏维生素B、C等成分,完全留住了营养。

富于鲜明地域特色关东风情的饭包,是勤劳智慧东北人传承饮食文化的一个创造。孔子的《论语·乡党》道:“不得其酱,不食。”可见先民早就开始食用酱料,可以断定那时就以酱佐餐了。北魏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,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“胡饭法”：“以酢瓜莛长切,将炙肥肉,生杂菜,内饼中急卷……”足以证明,那时就有了饭包的雏形。

老妹儿在微信里整天撺掇请我吃饭包,她还幽我一笑说:困难时候吃饭包咬手的“仇”还没报呢。她说如今故乡的饭包火了,百合饭包、乡村饭包、百禾饭包、美味饭包、京香菜

饭包,已经建起了品牌店和连锁店,有的还走向全国,走向了世界。可不是吗,如今在东北的超市、菜市场一年四季都有打包菜,想什么时候吃、想吃什么内容的饭包,是清一色的素食,还是荤素搭配,是喜欢焯木耳、菠菜还是烩的土豆,甚至炖炒之菜、天下美食,都可以尽情打到包里,都由自己尽情发挥当家作主。但在异地他乡,即便是在大连,也吃不到故乡饭包那种纯正厚重、浓郁奇香的味道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梁实秋先生在《雅舍谈吃》散文集里的《菜包》一文,怀念北方堪称一绝的大白菜,以及菜包的原料、制作秘诀之后,不无感慨地说:“……包起来,双手捧着咬而食之。吃完一个再吃一个,吃得满脸满手都是菜汁饭粒,痛快淋漓……此法一行,无不称妙。我曾数度以此待客,皆赞不绝口。”今天豪爽粗犷的东北人请客吃饭包已成为时尚,越来越多的大爷爷们加入了吃饭包的队伍,彰显了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禀赋,吃得大气洒脱,吃得荡气回肠,吃得一发不可收。

小小的饭包,不仅饱含故乡过往岁月的那些贫困寒酸的故事,承载着亲人对温饱 and 团圆的渴盼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今天日益红火的日子,更牵动着天涯游子的情愫。

乡间饭食

□青衫

灶台下的柴火热烈地燃烧着,大铁锅里是奶奶蒸的枣糕。我一脚迈进厨房的那一刻,奶奶正“起锅”,一股浓浓的热浪泛着白色烟气,“呼”地一下将厨房灌得满满的。恍然之间如入仙境,隐隐约约中奶奶的身影好像下凡的仙女。

这就是乡间厨房常见的场景。小叔在家庭群里发来照片,几棵丁香树竞相开放,粉紫色花朵安静地开在寂静的农家小院里。思绪忽地回到奶奶家厨房,我想到了乡间饭食。

时光倒退二十年。夕阳西下,暖暖的风从院子里的花间穿过,我和爷爷合力将餐桌抬到院子里,我搬来几个木凳子,摆好碗筷,奶奶吩咐了,今天晚上在院子里吃饭。

农家人的饭食,一般都是柴火饭,以炖煮为主,有自家地里种的各种蔬菜,有满地跑的“溜达鸡”、笨鸡蛋,有爷爷钓的河鱼。人虽然不多,但是饭菜摆得满满当当,爷爷总是在晚餐时要小酌一点的,一粒一粒地吃着花生米,抿一口酒,不时地看向天空,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他过去的故事。青菜是那么绿,油汪汪地泛着光;水磨豆腐是那么软嫩,裹着酱汁入口即化;泉水炖河鱼的滋味,能鲜掉眉毛;锅贴蘸鱼汤,好吃得用爷爷的话说“给个神仙都不换”!

农家饭菜无需精致,味道也是朴素真诚的,却最能唤醒身体,如时令密码一般灵验,春夏秋冬,吃的就是那一口从地里冒出来的清气。

农家饭菜无需精致,味道也是朴素真诚的,却最能唤醒身体,如时令密码一般灵验,春夏秋冬,吃的就是那一口从地里冒出来的清气。爷爷热情好客,家里但凡做了好吃的、特殊的饭菜,隔着墙头吆喝隔壁徐爷爷:“来啊,喝一杯。”这也是农家一大特色,晚饭是大家串门聊天的好时候,徐爷爷就端着自家好吃的饭菜过来,或者夹一瓶好酒。他和爷爷相处是快乐的,酒杯一碰,哈哈大笑。

农家人劳作了一天,晚饭是最惬意的时光,一吃就是一两个小时。漫天繁星,灯火可亲,奶奶不紧不慢地在厨房收拾碗筷,我和爷爷坐在院子里,一把摇椅一个小马扎,爷爷喝着大缸的茶水,我看星星看月亮,抱着猫,什么都不去想,这样的时光漫长又温馨。

那时没有手机去记录这些美好画面,鱼鲜风婉,山花争艳;也没想着用胶片相机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,星虫虫吟,斜阳舒缓。但那些无心吃过的每一餐,记忆都落在了饭食里,无可避免地刻入心窝。

回乡小住

□张金刚

暑假,得闲,回乡小住。

回想一下,离开家乡好久了。如今暂时告别城市快节奏的日常,住在安静的山中,如同住在了时间里。一山一石、一草一木、一屋一人,都在时间的河流里有了不同的色彩与故事。

乡里,时间很长。一座山、一条河,或有千年;一棵槐、一处院,或有百年。偶遇一位乡亲,也是从岁月深处走来的,随口便道出我祖辈的姓名,说出我幼时的故事。这里的人是我的乡亲,他们一代代住在这里,繁衍生息,平静生活,看似平常,细细品来,却品出深沉的诗意,有着被人倾慕追寻的岁月静好。

这里的人,亲近自然,也懂自然;追随时令,也敬时令。他们热爱劳动,不惧辛苦,他们会趁一场好雨,将种子、秧苗植入泥土,施农家肥,浇山泉水,依照时节,用足够的耐心劳作,等待荣发、收获。就算遇上因天时不顺收成不好,也会留足种子,留足信心,期待来年风调雨顺。这不急不躁的从容与笃定,是

他们与大山、与土地、与自然磨合而来的,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智慧。

住山,靠山,更爱山。那些天上飞的、山里跑的、水中游的,如共生的伙伴,这里的人都会与之和而相处。这么多年,山里林茂果丰,生生不息,到处生机盎然。

乡里人也很懂生活,极尽所能地将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活色生香。地里,精心种了蔬菜、玉米、稻谷、黄豆等作物,栽了杨柳、樱桃、苹果等树木;院里,养了牛羊等牲畜,喂了鸡鸭鹅等家禽,猫呀狗呀也如家庭成员一般得到优待。这里的人,会有建筑的,会有编织的,会有厨艺的,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,各个都是种田持家的能手,其乐融融,互助相亲,他们是生活家,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这里的人,也活成了“艺术家”,有自己的巧手与生活情趣。

张大爷是石匠,他刻的石头砌满了全村的房基、台阶、院墙,他祖上刻的石磨、石碾很是精美,养活了数代人;张大妈是剪纸高手,剪花像

花,剪羊像羊。窗花贴上窗,映红了人们的笑脸,也映红了一年好光景;大叔是村里打鼓队的鼓手,逢年过节,甩开膀子,挥舞鼓槌,大鼓敲得震山响;大婶则在房前屋后、院里院外栽满了果树花草,树成荫,果满枝,花似锦,着实令人欢喜。

生活一天天在变,如今的老家比我离开时美好许多。得闲回乡小住的我,对还住在乡里的人是欣赏与艳美的。这里,是家乡,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与喜爱。这里的乡亲住在青山绿水之间,吃着绿色食物,呼吸着新鲜空气,喝着山泉水,睡到自然醒,劳作休闲皆不误,这生活多么逍遥啊!其实,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,他们也在为劳作辛苦奔忙,但自足、乐观的精气神天天浮在脸上,也感染着我,让我把浮躁与疲倦也放下了。

我想,向往的生活、人生的归宿当不过如此。

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回老家终老,耕田、种菜、养鸡、写字,慢慢老去,落叶归根。

地

土

黑